

## 在神哪有难成的事？ DJ Thompson

1979年的那个夏天，我意外降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中部地区。

在我出生后的六个月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就相继去世，留下了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独自守寡。她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我的降生成为了她们晚年生活的慰藉。尤其是我的外祖母，不仅带我的母亲，姐妹去到教会，也让信仰在我的心里扎根。在我刚满13岁后不久，就接受了洗礼。四天后，那位虔诚的带领我去教会的外祖母与世长辞。

我的哥哥比我年长很多，当我还是孩子时，从来不曾与他有过亲近的关系。同时，我对我的父亲也没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个种族主义者，经常对我的母亲和姐姐拳脚相加。这些早年的经历让我感到无助和软弱，同时也让我的性格变得胆怯懦弱。我父母的婚姻也举步维艰。我记得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一直是个坏人，我有意让自己和他划清界限，以免成为他这样的人。因此，在成长过程中，我有意与我祖母，母亲和姐姐保持亲近的关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成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的童年大多是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度过的。进入青春期后，我要么独来独往，要么和同龄的女孩子们玩在一起。尤其当我的外祖母去世以后，我就此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因此我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对信仰的排斥，也只是偶尔地光顾教会。

在高中时，我积极参与辩论社团的活动。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训练社团中的新进成员，我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亲近。我一直想有弟弟，可是从未如愿，于是我把他们都看成是我的弟弟。他们生来都不知道自己生身父亲，很多人都是瘾君子。我开始尝试照顾他们，之后他们慢慢戒掉嗑药的习惯并开始有出色表现。尽管这样的友谊是互惠性的，但是通常只能维持一年，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同性别的人保持这种亲近的关系。我的控制欲很强，当他们跟其他朋友过从甚密时，我就感到嫉妒难忍。我认为当他们选择与其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对我的一种排斥。我对他们在情感上的依赖彻底摧毁了我所一心渴望建立的亲近关系。

在大学期间，我用两份兼职来填满我的时间，不停穿梭于不同大学的社团活动，把自己的课排得满满的。我用工作来填补友情上的空缺。尽管我有那么多不同的责任在身，可

是我并不感到满足。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无所事事，感到寂寞难耐。

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驾车去不同的地方，以此来填补我空闲寂寞的时间。在我19岁时的某个周末，一个商业会议在我所在的城市举行。一个总统候选人前来参加，我想得到一个他的亲笔签名，并且签在他所出版的一份金融杂志上，之后我就可以将其拍卖，把拍卖所得作为我所组织的一个社团的募集资金。他所出版的那份杂志在当地的书局早已售罄，毫无疑问，其他人也想得到他的亲笔签名。突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开车到桑塔·莫尼卡（驾车需要90分钟）去，我知道那里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书局。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可以开到那个书局。当我驾车到桑塔·莫尼卡大道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开。我决定向左，但是那晚我却没有找到那家书局。相反地，我找到了一个名叫西好莱坞的同性恋聚会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两个男人手牵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好笑。但是我的第二反应却是把车停在那个市场边上并出去一探究竟。我开始漫步于不同的酒吧、俱乐部、餐馆和一些“另类”的书局之间。令我记忆犹新是一些男人试图与我搭讪，但是我很紧张的走开了，返回到杂货店旁的停车场，跳上车开回家去。

整个星期，我的思绪都飘忽不定。我不敢相信我这么轻易地就能从男人那里获得关注。从周一到周五，我出入工作场所，出入学校，没有一个男性朋友在我左右，但是在这个城市中，却这么轻易地可以找到倾诉的对象。我依稀记得看到一个青少年人倚着墙，我很想回去跟他谈谈，问他为什么在那里。我有很多情感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于是隔了一个星期我又回去了，那时正是万圣节。

上千人聚集在那里，穿着各式各样精心制作的服装，人多到把那里的街道都堵塞了。我可以肯定，这次我不可能找到上次看到的那个青少年人或是任何与那事儿有关的人。这次，我比上次逛的更久，我还记得那些男人所说的恭维我的话。尽管我当时很紧张，可是这样的奉承是我从其他人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种肯定。

时间越来越晚，我知道是时候回家了。当我走下坡去找我的车时，看到一个穿着私立女中校服的人独自枯坐在那里。我以为他是个“鸭”，那晚没有人载他回家。于是我决

定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为什么要做同性恋。我很快发现，他不是鸭，他只是在等人。我们不能聊得太久因为他的朋友过会儿就来接他。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们以后可以就这些问题继续探讨。

我确实打电话给了他，我知道他比我大十岁，那时他是个代课老师，和他母亲住在一起。我向他说起了我的好奇心。尽管一开始，他并不鼓励我们进行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可是还是同意几周后在好莱坞酒店和我碰面。就是在那个黑色星期五，我失去了我的童贞。我记得一开始，这事就显得很不自然，很别扭。我觉得这根本行不通而且也没有快感。在之前的两年，我已经决定永远不哭，因为男人不可以这样做。但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拥抱告别时，我一转身就开始大哭起来。我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抽泣。我知道我要为自己所失去的宝贵东西负责，那就是我的童贞。

在我决定作这一切之前，我曾经把这样的想法告诉过一个女朋友的母亲。她劝告我说那样做我会后悔的。因此当我回去后，我告诉了她我的所作所为。她看上去无动于衷，不过也可能对我失望透顶。但是当我充满自责的时候，她这样的态度倒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我开始回想自从我11岁开始，我就对同性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对他们充满幻想和欲望。现在经历了我所作的一切以后，我知道这样的感受都是一种幻觉，这么做不能给我满足，这么做不适合我。我很生气，因为我被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的感受欺骗了。

于是我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周三的晚上跟她一起去教会看看。此时，我在精神层面上正经历着不同思想的冲击，一方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观点，一方面我也在思考这些观点中是否存在真理。我读了孔子的言论、可兰经、魔鬼圣经，同时我也对占星术十分感兴趣，并以此来了解自己。一个西好莱坞的家伙甚至还介绍我去参加了一个佛教音乐聚会。然而对我来说，佛教音乐的歌词太难发音了。但是，这个让我去参加周三的教会聚会的邀请看起来是个好主意，这更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做的事情。开始频繁参加教会活动可以帮助我很好的填补我生活中的空闲时间，但是我很快发现我需要更多的支持。当周末来临时，我又形单影只了。而充满危险和诱惑的是，我已经知道了一个我可以获得足够关注、热情和肯定的地方，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尽管我知道同性恋行为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但是这至少可以为我赢得一些关注，聊胜于无。在圣诞节的前一周，我又回到了位于那条街上的同性恋聚会地。我遇到了形形色色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人，他们对我投来关注的眼神。尽管我不打算有性行为，可是这还是无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我记得一次，我待在好莱坞山上的一个昂贵的别墅里，一天早上，我们直到外面泳池中的同性恋色情拍摄告一段落后才得以离开自己的房间。我扪心自问，若有人付钱给我，我是否

也会参与其中呢？我的答案是不，但是谁又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另一次，我吸食了别人自己栽种的大麻。显而易见，我的标准已经越降越低，同时说不的能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可就在不久之前，我在高中还帮助那些瘾君子们戒瘾呢！

我在这样的境况中越陷越深，没有吸取我父母的前车之鉴，因此我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中。但是神有他的计划。神是信实的，当我受试探时，他已经为我预备了出路。尽管我过着一种双面生活，但是我还是在回家后尽量去做好事，包括去教会。但是在一些周末，在主日崇拜的过程中，我只是不停的哭泣。我的一些远房亲戚们无疑认为我已经失去了救恩。

从17岁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忠实的献血者。那时，我离献血一加仑还差一品脱。一天，我叫一个朋友陪我去献血。当我在回答献血前的常规问卷时，她在一旁等我。这张问卷涉及了许多个人的用药史和性史。他们想要知道我的血液是否会感染接受捐献的患者。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男性捐献者的，主要是问他们在1977年后是否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行为。当然这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病毒。我告诉护士我对问卷有些疑问，于是她就让我去找主任护士。那个主任护士强调他们对同性性行为这个问题最为关注，她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尽管我有些犹豫，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于是那个护士告诉我，我不能献血。但我告诉她，我有很多问题。她说他们不能帮我，我应该去卫生部门询问。于是我走了出去，朝在走廊等我的朋友说我们必须现在就离开。当我就快接近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我突然撞在玻璃门上，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我记得在门上的铃响了起来，并且掉在走廊的椅子后面。他们告诉我几分钟后我才醒过来，我从前从没有昏厥过，我醒来的时候，那个主任护士正在帮我量血压，而围观的人正在估量我究竟被抽了多少血（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我的大拇指上扎了一下）。我一直在哭，于是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去聊。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再清楚不过，我的生活已经严重脱轨。其次，那个主任护士心软了下来，而且她还是基督徒。在那样的情况下，她说了非常安慰的话：“我会帮你的”。她不知道如何帮我，但是她打电话给了她的牧师，那个牧师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社区事工，那个事工专门帮助那些想要解决同性恋问题的人群。

当那个护士把事工的联络方式传呼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就打电话。那时，我感到绝望。我时常企图重新回到好莱坞，想着可能这样并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是，那个护士又一次给我打来电话。这次，我打电话给了那个事工组织，并和那里的牧师通了话。耶稣基督帮助他走出同性恋已经15个年头了。我同意跟他见面，跟他一起祷告。在我的那些问

题上，他给了我很多符合圣经原则也很合理的解答。我开始信靠神，相信他同样可以帮助我治愈我的伤痛，让我彻底与过去挥别。

尽管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在孤独时跌到犯错，但是神始终托住我，他的恩典让我坚持了下来。他坚信我会会有一个更好的人生。他知道，只要我与他同行，就没有难成的事。事实上，我现在相信神喜悦我们去做那些人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幸运的是，由于我悔改的早，我并没有形成对自己错误的性别定位。尽管我的生命变得十分惨淡，但是我还是逐渐地交到了一些男性朋友，在他们旁边也觉得很自然。我的渴望也开始改变。我不再想要介入同性性行为。与此同时，我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我曾经如此的恨我的父亲，可是我学会如何去原谅他，并把自己从那种仇恨的情绪中释放出来。我的家庭并不完美，但是我的父亲真正的成长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我们现在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无间，我的父母对我也非常支持。

尽管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了家庭三代女性的影响，但是我直到二十岁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我永远感谢神拯救了我。我的朋友现在也是清一色的男性，尽管有时我仍被不安全感和嫉妒感所困扰，但是我始终在成长。

当我相信神能重整我的性取向的时候，神就向我显明他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仅仅是医治我的性取向。他愿意把自己显现给我看，让我能够来了解他。他更看重与我的关系，超过看重我是否是个同性恋者。那个我孩提时代信靠的神从未改变，尽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远离了他。

我认为我的故事不仅仅只是一个关于青年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战胜同性恋困扰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而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奇异的救恩显现给我看的故事。我见证了一个满有慈爱的父神，他耐心等待，不愿一人沉沦。当我委身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性取向，而是我被洗净，一无瑕疵，脱离了罪的捆绑。神将我分别为圣，并且教导我。圣灵也赐予我力量、平安、喜乐以及爱的能力，这种爱更为深远，更为纯净。我的见证只是耶稣所行的奇事中的另外一桩，让我来问问你：在神哪有难成的事？